前言

獻給動物的基督教信條

在這本書中，我要談我個人對基督福音的期盼，並且呈現基督福音如何能夠啓發我們對人與動物之關係的理解。這工作使得我必須寫一本與我往常作品所不同的個人的、告白般的書。我希望能夠陳述我心中的信仰；這信仰在過去二十五年以來激發並鼓勵了我，讓我能夠爲動物做了些事。

有四點原因使得我想這麼做。首先，我全心相信基督福音是真實的。我說「全心」，因爲信仰需要「心」，也需要「腦」。獻身基督教並不是、也從來不只是一種理性上的單純認知。它是一種需要「頭」、「心」、「手」齊力捕捉真實或甚至被真實捕捉住的一種感覺。我母校的老師西尼・伊凡斯（Sidney Evans）常提到「那爲頭、心、手所預備的基督的真理」。[1] 這三者也是我們對神的愛所能做的完全回應。

我希望見證說出福音信仰乃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沒有了這福音，人們將難以心存盼望並與生活搏鬥。對我而言，我們永遠得在「有神論」和「虛無主義」之間做一個選擇。我們若不是有理由懷抱著希望，就是無可期望；若不是擁有

---

1 參閱‘The Truth that is in Christ Jesus—for head, heart and hand’, Sydney Evans, *Prisoners of Hope*, ed. by Brian Horne and Andrew Linzey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1990), pp. 57-78.

福音，就是一無所有。我有時甚至常感到惶恐，因爲這福音美好到幾乎不可能是真實的。

由於我個人曾經如此徹底地懷疑與絕望，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一個沒有最終盼望的人生，總還是比過度誇示信仰的人生來得誠實。但是我也得坦誠地說：這樣的生活，儘管誠實，卻無法產生道德力量或激發潛力。我們可以虛無度日—我曾經如此度過人生許多階段—但是這無可避免地將會是一個萎縮的人生。借用約翰・克雷（John Clare）的話來形容：

> 沒有生命，也沒有歡樂，
> 人生一切珍貴，盡如沉舟。[2]

第二，我相信如果缺乏對福音的信仰，我們對動物所受的苦將會感到根本地絕望。虛無主義不但會使我們的生命，也會使得一切受苦的萬物，陷入一種道德虛無的狀態。那些對世界感到絕望的人，經常說動物所受之苦只是一種空幻的現象，如路益師（C. S. Lewis）所說的：「那令人絕望且無一刻停息的動物之痛苦，讓一切有神論都顯得空洞……」[3] 但是，如果「動物之受苦」是基督信仰的一項挑戰（確實也是），虛無主義將使得我們更無法將之視爲一個道德問題，進而尋

---

2 John Clare, ‘I Am’ in David Wright (ed.), *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Romantic Ver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p. 273.

3 C. S. Lewis and C. E. M. Joad, ‘On The Pains of Animals’, *The Month*, vol. 3, no. 2 (February 1950), p. 98; 另參閱我的分析, ‘C. S. Lewis’s Theology of Animals’,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Winter 1998)。

求改變（在一個無道德意義的世界，這怎會是個問題呢？）。而「動物之受苦」之所以構成基督信仰的一個「問題」，正因爲它的空幻並不符合神的旨意。

第三，我相信我們對受苦動物的冷漠，意味著我們尚未與神達成溝通。一個浸信會的傳道人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4] 曾經稱羅蘭•西爾（Rowland Hill）的話「是一個真實的見證」。[5] 羅蘭•西爾是這麼說的，一個人「稱不上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的貓狗並沒有因而獲益」。[6] 我認爲我們可以更大膽地說：對動物的冷漠，表示我們還沒有見到那無數受苦動物身上的受難基督形象。由於我們拒絕以基督的福音來詮釋這世界的無辜受難，我們也使得基督福音遠遠被隔絕在人獸皆苦的悲慘世界之外。

這本書也道出了我的奮鬥——一場與無視動物之苦的基督徒與教會的奮鬥。它談到爲什麼理應挺身保護受造之活物的人和機構，卻反而合理化了各種殘酷和壓迫。這書道出了我的挫折、我的痛苦、我的悲傷，以及最重要的是，道出

4　〔譯註〕查爾斯．司布真（1834-1892），英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福音派傳道人與浸信會牧師。他只曾接受中等教育，但是自十六歲起就開始展露演說與情緒渲染能力，往往輕易吸引上萬信徒聽講。他每週發行的講道文也廣爲暢銷，並被譯爲四十國語言，其中也包括中文。

5　C. H. Spurgeon, ‘First Things First’, *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xxxi (1885), p. 559. 感謝 Adrian Hastings 提供我這項資料。

6　〔譯註〕羅蘭．西爾（1744-1833），英國著名傳道人。他於伊頓中學與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畢業後，先後在劍橋郡與倫敦積極傳道。他的口才與非正統宣講使他廣受群眾歡迎，但他也因此不爲聖公會所正式接受。

了我心裏最深的信念：我相信，對那最弱小者所承受如基督般的痛苦之能否感同身受，是追隨基督者最大的考驗。

最後，牧靈的迫切需要，也促成了這本書。我太明白教會自身由於欠缺對動物的關懷，而使得許多人對世界更加感到絕望。我每年都收到上百封來自基督徒的信，其中許多透露了他們對教會的灰心與失望。底下這信僅是一例：

> 身為聖公會的一員，我很欣慰知道竟然有神學家在討論……我深深關心、但許多基督徒卻認為毫不重要的問題。「人類」似乎是聖公會崇拜的中心；絕大多數基督徒所表現的自私和漠然，總是讓我訝異與害怕。我們對動物的態度，在我看來，似乎是對創造這些生命的上帝的一種侮辱……。我很驕傲我是修漢（Shoreham）一地抗議（反對活體牲畜外銷）[7]的成員—我希望我也能同樣驕傲地說，我是聖公會的一員。

這是我們在教會各種會議、聚會以及正式宣告中幾乎完全聽不到的聲音，但它也是教會中一股日漸強大的聲音。很可惜地，教會各階層不但拒絕回應這類對動物的關懷，也更無法代表此類基督徒的心聲。

---

7 〔譯註〕英國每年有上百萬的牲畜如牛、羊、馬等，銷售歐洲各國。這些活生生的動物一路忍受飢渴、巔波和擁擠密閉的環境，死於路途者無數，能抵達者也奄奄一息。許多英國民眾不忍見到這般對動物的折磨，於九〇年代掀起強烈的抗議浪潮。他們往往在各交通要道或港口，以肉身阻止載滿動物的卡車，不讓他們踏上前往歐洲各地的漫長路程。

這書因此是寫給那些對教會絕望灰心，卻迫切需要超越教會、看見教會所遮蓋之福音的人。這些人的意見是我們應該重視的，而不是如現在這般，一味將之邊緣化、消音或加以嘲笑的。同時，這書也是要獻給那些已經獻身福音、準備接受倫理挑戰、並且願意以新眼光看福音的人。和其他人比起來，已經接受福音的基督徒，應該更能夠接受新的啓發。儘管這本書或許仍有許多不足，但是我將它獻給這樣的人，希望他們能夠至少認同書中所闡揚的；在對動物的關懷中，我們見到了基督的精神。

做爲一個學者，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提出各種「論點」，或是提出有關「論點」的「論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做的工作，部分的我也憧憬能夠中立地追尋真理，能夠不動情感地將問題隔絕在個人之外，冷靜分析事務。我也相信純粹就理性、思想層面而言，支持動物的論點絕對比一般所以爲的還站得住腳。關懷動物的人大可以不用畏懼，因爲理性討論將是有利而無害的。我也有足夠的信心認爲真理終將可以經由辯論而產生。

然而，「不偏不倚」不但是個專業上的技巧，也會成爲一種心理習慣，使一個人終其一生都不曾獻身於任何志業。我曾聽到一位政治人物—理查・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在一次辯論中，當知道有學生堅持當時所爭論的教育問題「太困難決定，因爲雙方都有理由」而主張放棄表決時的嚴厲答覆。他說：「今天你要棄權，或許你明天也會棄權。事實上，棄權有可能成爲你生命中的一個習慣，直到最後，你才會發現你對生命所有關鍵問題，都棄權了。」這

是讓我永難忘懷的一段話。我常擔憂許多學者之所以偏好「中立」，其實只是爲了避開一切爭議。難怪喬治・邁克里歐（George MacLeod）曾如此定義「學者」：「一輩子將重要的問題置身事外的人」。[8]

理性討論當然重要，而且有其用處。但是，它也得有個起始處。更明確地說：它得從一些已經**存在**的東西開始，因爲沒有洞見的論點是空洞的。我喜歡查爾斯・柏科（Charles Péguy）的一句話：「一切事務起源於神秘主義，結束於政治。」[9] 動物運動的核心，牽涉到一個根本的**觀點上**的轉變。我們可以很簡單將這轉變形容爲：由動物是「東西」、「機器」、「商品」、「資源」、「供人類使用或達成人類目的」的想法，轉變爲動物是上帝所創造、有感受能力、具有「內在價值」、「尊嚴」和「權利」的生命。這個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確切理解當代有關動物的辯論，所以在這本書中，我也會不嫌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說明。

我相信這樣的觀點，基本上是一種靈性上的體認，一個重要性不次於相信上帝是造物主的靈性上的領悟。動物問題之所以會激起熱情和討論，正是因爲它牽涉到了動物在神所造之世界中的真實地位。就好像基督信仰是建立在福音之上，當代動物權利運動的成敗與否，也仰賴著這最基本的體悟。如我在別處曾提到的：「這是一個道德與靈性的探索，它與所有有關地球、宇宙或人類心靈的根本探索一樣地客觀與

---

8 George Macleod, cited in Ronald Ferguson, *George MacLeod: Founder of the Iona Communit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0), p. 194.

9 Charles Péguy, cited by Ferguson, *George MacLeod*, p. 230.

重要。」[10]

我努力嘗試要寫一本可以鼓舞人的書。一本可以激勵、培育，而且最重要地，能夠觸動讀者的心和靈魂的書。一九九四年時，「基督徒學生運動出版社」（SCM Press）出版了我的《動物神學》（*Animal Theology*），這本書有幸在世界各地已經有了許多讀者。[11] 這本《動物福音》因此可以算是《動物神學》的牧靈的、福音的續集。爲了這本書，我寫了一些新的東西，也將過去許多作品，包括課堂講義和講稿，重新改寫過。這些作品在時間考驗下，持續帶給許多人鼓舞。細心的讀者或許也會發現，《動物福音》重複了許多我在其它作品中的主要字句或甚至段落。我是刻意這麼做的，因爲我相信，如果一些東西值得說，那它們也值得反覆重述。不過爲了簡潔與一貫，我還是儘量刪除了重複的內容，以確保每個章節能夠連貫且系統性地呈現我的論點。

在第一部分〈給所有活物的福音〉中，我檢討了基督教對動物的漠視，也探討了一些雖然重要，但卻時常被忽略的神學思想，如神對世界的愛、受造物的墮落本質、上帝做爲造物主的權柄、受苦動物如基督般的無辜本質等；我也說明

---

10 Andrew Linzey, ‘Voyage to the Animal World’, Foreword to Stephen H. Webb, *On God and Dogs: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Compassion for Animal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

11 美國版的《動物神學》在 1995 年由伊利諾大學出版社出版；西班牙版本在 1996 年由 Herder Editorial 出版；義大利版本在 1998 年由 Edizioni Cosmopolis of Turin 出版。瑞典一文集 *Djur och manniskor*, ed. by Liza Galmark (Nya Doxa, 1997)並收錄其中一章。

了這些基督教神學思想如何能夠讓我們獲致一種嶄新的對動物的理解。在第二部分〈遠離黑暗、走向光明〉中，我檢視了我們對動物的許多實際行爲，如動物實驗、基因改造、複製生物、狩獵運動、皮草工業等，並說明這些行爲由福音觀點看來，都是仍未啓蒙的。在最後兩章中，我探討了我們如何能使動物由壓迫中解放，也特別談到了教會如何能在我們的靈性轉化上盡一份力量。第一章和第九章也可以當成全書總結來閱讀。

我是牛津大學布雷克菲爾霍爾學院（Blackfriars Hall College）的「國際動物福利基金」（IFAW）資深研究員。如大家所知，這也是世界第一個基督神學和動物福利方面的研究職位。「國際動物福利基金」能有遠見贊助這類甚少受重視的倫理與宗教的學術研究，實在非常難得，我也深深感激。不過我得聲明一點，這本書中的立場與意見並不代表「國際動物福利基金」的觀點或政策，而是我個人的信念，所以也只有我才能對它們負責。

這本書，如同我其它的作品，如果沒有我家人的愛和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妻子喬和孩子亞當、克萊兒、瑞蓓佳和雅各，幫我分擔了許多責任。寫作是一個孤獨的工作，這本書的寫作尤其如此，因爲它迫使我對基督徒提出了許多嚴厲批判，更迫使我深刻探索自己的心與靈魂。我女兒瑞蓓佳的話常讓我非常感動，當她每次見到父親的人或心思都不在時，她就會說：「爸爸又在關心動物了。」這本書中經常提到的兒童和動物共同的脆弱與道德上的無辜，總是讓我聯想到歷史上以及道德上「動物權」和「兒童人權」間的關聯。

我想這需要另一本書來好好加以說明。如果上帝允准，我將償還我所虧欠的，將這本書寫出來。[12] 此外，我特別謝謝喬以無比的耐心，協助此書的打字與編排工作。

如果這本書接下來繁多的文字，有可能模糊或掩蓋我的告白，就請先讓我以最簡單的方式表白我的心跡：[13]

> 我堅信唯一的主創造了萬物。我讚美一切生命的共同起源。我允諾將珍愛那屬於上帝、榮耀歸於上帝的所有活物。
>
> 我堅信耶穌一生服事弱勢者的真實典範。我允諾將與所有受苦動物同站在一起。我願意與耶穌同心事奉那最小的，因為強者的職志是柔順。

12　事實上，兒童人權也是我所關懷的核心。經由我的建議，在 1997 年時，芝加哥的 St. Xavier 大學籌辦了世界上第一個跨領域的兒童人權會議。會後 Brian Klug 與 Kathleen Alaimo 合編了 *Children As Equals? Exploring the Rights of the Child*（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13　此告白原出版於 ‘A Gospel for Every Creature’, *Expository Times*, vol. 107, no. 2 (November 1995), p. 48。我對神學界的呼籲，參閱 ‘Is Christianity Irredeemably Speciesist?’ in Andrew Linzey and Dorothy Yamamoto (eds), *Animals on the Agenda: Questions about Animals for Theology and Ethics* (London: SCM Press, 1998), pp. xvii-xviii。我並不是第一個爲動物寫下告白的人。在一九八〇年代，有兩位德國 Glauberg 一地的牧師 Michael 與 Christa Blanke，寫了＜A Glauberg Confession for Animals＞，邀請教會人士和神學家懺悔他們對動物的忽略與漠不關心。若要索取這份告白，請寫信至：Pastors Michael and Christa Blanke, D. 6475, Glauberg, Germany。

我在十字架上的臉龐，見到所有無辜受苦之動物的形象。我聽見牠們祈求新生的哭喊。我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可以感受到牠們的痛苦，並且為牠們說話。

我堅信道成肉身是神與所有活物的盟約。我將以寬容、慈善和溫柔對待神的活物，履行這盟約。

我堅信聖靈這所有神奇的根源，賦予了活物氣息。為了那生命之主，我允諾將尊重生命。

我堅信世界的希望，將會降臨神之所有活物。我相信十字架是所有受苦生命自束縛中解放的象徵。我日日仰望上帝轉變宇宙的救贖力量。

我祈求基督社區能有福以新眼光看待神之創造。我將遠離我堅硬的心，成為所有活物所企盼之福音的活記號。

我欣喜動物與我同是活物：我們皆為天父所愛、天子所救贖，並由聖靈得氣息。

願聖三靈賜我力量，實踐我今日的承諾。

安德魯・林基
布雷克菲爾霍爾學院，牛津大學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